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大秦簡 《教女》「莫親於身」及相關問題簡論

沈 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摘 要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和北大秦簡《教女》有「莫親於身」的說法，當理解為「沒有什麼比自己的身體更值得珍愛」的意思。弄清此句話的意思，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相關簡文的敘述層次。在此基礎上，本文還對《為吏治官及黔首》「吏有六殆」後面的簡文進行了重新考釋。

關鍵詞：秦簡、官箴、無定代詞、考釋、敘述層次


Abstract

Mo Qin Yu Shen（莫親於身）appears in the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Wei Li Zhi Guan Ji Qian Shou（為吏治官及黔首）which kept in YueLu Academy and Jiao Nü（教女）which kept in Peking University.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nothing is more worthy of cherish than himself”. After knowing the meaning of this sentence, it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arra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relevant short text.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also re-examines the short texts behind “Li You Liu Dai（吏有六殆）”.

Key Words: Qin Dynasty Bamboo Slips, Official Advice, Indefinite Pronoun, Examining Ancient Texts, Narrative Relationship


一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有下面一段文字：¹


(1) 戒之慎之！₄₁₋₁ 人請(情)難智(知)，₄₂₋₁ 非親勿親，₄₃₋₁ 多所智(知)。₄₄₋₁ ₄₅₋₁ 莫親於身，₄₆₋₁ 毋勞心，₄₇₋₁ 毋棄親戚。₄₈₋₁

上引簡文數句，內容有一定的聯繫，且能在文意上自足，因此我們將之作為一個段落而引出，理由可以通過我們下文的討論看出。其中「莫親於身」的「莫」，字有殘損，現存下面大半部分，朱漢民、陳松長（2010：129）釋為「莫」而加問號，表示不肯定；陳松長主編（2018：46、51）作「【莫】(?)」，比先前釋文多加「【】」，意在指明它是殘畫字。其實，此字非「莫」字莫屬，參看下面將要講到的北大秦簡《教女》自明。

「莫親於身」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一直沒有人討論，各人是怎麼理解的，其實並不清楚。直到北大《教女》發表，情況才變得明朗起來。下面根據朱鳳瀚（2014、2015），將《教女》相關簡文引用出來：

(2) 有(又)曰：善女子固自正。夫之義，不敢以定。屈身受令，旁言百姓。威公所詔，頃耳以聽。中心自謹，唯端與正。外貌且美，中實沈(沉)清(靜)。莫親於身，莫久於敬。沒(017)身之事，不可曰幸。自古先人，不用往聖。我曰共(恭)敬，尚恐不定。監所不遠，夫在街廷。衣被顏色，不顧子姓。不能自令，毋怨天命。毋詢父母，寧死自屏。 (035)

朱鳳瀚（2015：8～9）對「莫親於身」的注釋是：

《論語·陽貨》：「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朱熹集注：「親，猶自也。」此「莫親於身」似即言不要親自以其身。「莫親於身」一句亦見嶽麓書院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四六正，其下一句是「毋勞心」（四七正）。

¹ 簡文彩色圖版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2010:32），紅外線圖版見朱漢民、陳松長主編（2010:127～130）。釋文基本根據前引書第 127-129 頁以及陳松長主編（2018：51），但對釋字、標點略微作了改動。陳松長主編（2018）吸收了學者們的編聯、校釋等成果，但大都未注來源，需要注意。

朱文將《教女》跟《為吏治官及黔首》聯繫起來，非常有幫助作用，由此也可以確認後者「莫親於身」的讀法是沒有問題的。《教女》「莫親於身」其後緊接著說「莫久於敬」，朱鳳瀚（2015：9）的注釋是：

《說文》：「敬，肅也。」《論語·鄉黨》：「寢不尸，居不容。」何晏集解引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邢昺疏：「其居家之時，則不為容儀，為室家之敬難久，當和舒也。」

朱文把這兩句話譯作「不要總事必恭親，也不要久作嚴肅之態」。²高一致（2015）認為朱文的注和譯「或可商」，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事必躬親，在古人觀念並非是劣跡、陋性，而是美德。《後漢書·輿服志上》：「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親其事，身履其勤。」「敬」也是古時夫妻關係所倡導的狀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後漢書·逸民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又說：

所謂「莫親於身」，「親」即愛、惜也，《孟子·滕文公上》：「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趙岐注：「親，愛也。」「莫久於敬」之「久」，等待、期待義。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五名五恭》：「軒驕之兵，則恭敬而久之。」兩句當謂女子不要過於愛惜、嬌貴自己，不要總盼著得到尊敬、敬愛。後文「曰：我成（誠）好美，寢（最）吾邑里。澤沐長順，疏（梳）首三袞之。衣數以之□（030）」似乎都是「愛於身」、過於嬌貴自己的自戀表現，可參看。又，班昭《女誡·卑弱第一》「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之「患名稱之不聞」，可供「莫久於敬」句參看。另外，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簡 46（1548）壹「莫親於身」，雖然後接簡 47（1549）壹「毋勞心」（按：其後簡 48 壹「毋棄親讎」也是「毋」字起首句），但簡 46（1548）前之簡 45（1516）

² 見朱鳳瀚（2015：10）。

壹已殘，暫不能確定文意上「莫親於身」與上一簡、還是下一簡連讀。

高文對朱文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僅從語法上說，「莫親於身」大概就不能解釋為「不要親自以其身」。³但把它解釋為「不要過於愛惜、嬌貴自己」也顯然有增字解經的嫌疑。《教女》篇「莫久於敬」緊接在「莫親於身」之後，兩句的語法結構應該一樣。如按朱文解釋為「不要久作嚴肅之態」，或按高文解釋為「不要總盼著得到尊敬、敬愛」，⁴不但跟「莫親於身」句法結構有所不同，而且也都存在增字解經的問題。

其實，如果比較全面地注意一下「莫」字句，就可以知道古漢語「莫」有兩種用法，一種是否定副詞的用法，一種是無定代詞的用法。⁵有人認為上古漢語中的「莫」，絕大多數是無定代詞，真正做否定副詞的，倒是極少數。⁶這大體上合乎事實。朱文、高文把簡文的「莫」理解為「不要」，就是把它當做否定副詞看待的。他們沒有想到，簡文的「莫」其實應該是無定代詞。

為了簡便起見，我們舉一個時代比較晚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3) 既而思之，意有所重，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況醉於理義之味者乎！⁷

此例中的「莫親於身」，從上下文能夠很清楚地看出是「沒有什麼東西比『身』更『親』」的意思。⁸實際上就是「身最親」的意思。

³ 確實有人認為《論語》「親於其身為不善」的「於」用法同「以」，參看安德義（2007：570）。但此說並不可靠，尚無確切的證據能說「於」有「以」的用法。

⁴ 其實，把「久」解釋為「盼望」就不很準確。古書中「久」可以解釋為「滯留、久留、等待」（見於《漢語大字典》等工具書），但跟「盼望」還是兩回事。

⁵ 「無定代詞」或稱「不定代詞」、「無指代詞」，不一而足，這裡不一一列舉。有人認為這種「莫」是動詞，有理，本人準備以後專門討論。這裡只是為了方便，把非否定副詞的「莫」稱為「無定代詞」，在翻譯成現代漢語時也採用了大家常用的翻譯，把這種「莫」翻譯為「沒有誰」、「沒有什麼」，這其實不一定準確，在此不能詳論。

⁶ 參看朱聲琦（1985:79）。

⁷ 〔宋〕呂祖謙《左氏博義》，載《呂祖謙全集》第六冊，第143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⁸ 這種說法裡面的「於」表示比較。有意思的是，如果「莫」後面加上否定副詞「不」，「莫親於身」說成「莫不親於身」，後者的「於」則不是表示比較，而是表示對象。例如〔宋〕秦觀《擬郡學試近世社稷之臣論》（載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第77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夫人莫不尊於君，莫不親於身，君與身也，猶有時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況其他乎？」這種說法裡面的「莫」仍然是無定代詞，但因為謂語是「不親於身」，「親於身」前面有否定副詞「不」，「親於

黃人二（2007=2012：345～348）曾將郭店簡《語叢一》簡 18「夫〈天〉生百勿（物），人為貴」與很多古書的相關說法進行對比，我們略選其中幾則：⁹

- （4）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唐寫本《孝經》伯希和編號第三三八二號：天地之性，人最（最）為貴。
- （5）《荀子·王制》：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 （6）《孔子家語·六本》：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 （7）《春秋繁露·人副天數》：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
- （8）《鹽鐵論·刑德》：《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人主愛人以順天也。
- （9）《說苑·建本》：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

上引例（4）～（9）在表示「天生百物，人為貴」的意思時，使用了多種表達方法，其中就有「莫貴於人」的說法。除了介詞「於」可以換成「乎」而說成「莫貴乎人」之外，還可以有「人最為貴」、「唯人為貴」等說法，無論如何，它們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討論的簡文「莫親於身」，跟上引例句「莫貴於人」句法結構一致，因此「莫親於身」如果要換成別的說法的話，就可以說成「身最親」、「唯身為親」等等。¹⁰上博簡《景公瘞》簡 3 高子、國子二人對景公所說的話裡面有「身為新」一句，董珊（2007）讀為「身為親」，並解釋其意為「沒有比景公的身家性命更重要的」，已經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認同，這無疑是正確的。

瞭解了這個真實意思之後，就可以知道，簡文所反映的思想就是古書常見的「貴身」、「愛身」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又往往跟孝道是有密切聯繫的。下面隨意舉出幾例以見一斑：

身」就相當於「親身」，跟「莫親於身」意思就不同了。朱文、高文大概沒有考慮到「莫」字句的兩種情況，只把「莫親於身」的「莫」看成否定副詞，實際上將其等同於「不親於身」，因而在考慮「親於身」的意思時，就沒有想到「親於身」其實是個比較句了。通過這種情況也可以知道，在古漢語語法研究中，有人主張取消「無定代詞」或不承認有「無定代詞」，這或許自有其理。但是如果把這種「莫」看成跟肯定是否定副詞的「莫」沒有區別，大概就不正確了。因為謂語前面的「莫」是看成無定代詞（有人認為是動詞）還是看成否定副詞，對理解它所在句子的含義是有影響的。

⁹ 由於時間關係，以下引自傳世古書的例子，皆不詳注版本情況，可視為引自通行本。

¹⁰ 古漢語中「親」的近義詞如「愛」、「重」當然也可以用於這種句式，「莫愛於×」、「莫重於×」的說法在古書中隨檢即得，為避免繁瑣，這裡就不舉例了。

- (10)《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春，叔孫婣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 (11)《大戴禮記·曾子本孝第五十》：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僥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為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
- (12)《管子·小稱》：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 (13)《淮南子·精神訓》：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侏人（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

大家都知道，道家和儒家都重視自己的身體，道家甚至把「貴身」、「重生」發展到了極致，更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就不多說了。

至於北大秦簡《教女》「莫久於敬」，也就是「敬最久」、「唯敬為久」的意思。簡文意在說夫婦之道，只有互相尊敬才能維持長久。這種思想也是古今常見的，班昭《女誡》「敬慎第三」就說：

- (14)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

這跟簡文《教女》的思想是一致的。又如：

- (15)《國語·周語》：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韋昭注：「敬，可久也。」

「謹慎」與「敬」義近，故《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說：

（16）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

這也跟簡文的意思相近。此類的說法還有很多，不必一一列舉。

二

知道了簡文「莫親於身」、「莫久於敬」的真實含義，可以讓我們對簡文前後文的關係或簡文的表達方式有更為清楚的認識。

在《教女》中，「莫親於身，莫久於敬」可以看做是對前面「中心自謹，唯端與正。外貌且美，中實沉靜」的總結，說明「身」與「敬」對於女子的重要。此點比較簡單，不必多談。下面主要談談「莫親於身」的正確理解對於了解簡文前後文義的重要性。

按照我們的理解，例（1）所引簡文，「戒之慎之」總領以下諸句，是說以下情況要「戒之慎之」。下面的話又分幾個句群，每個句群由兩部分組成，如「人情難知，非親勿親，多所知」就是由「人情難知」和「非親勿親，多所知」組成，前者說明原因，後者說明結果。正因為「人情難知」，所以要「非親勿親，多所知」。同理，後面的「莫親於身，毋勞心，毋棄親戚」也是由兩部分組成，因為「莫親於身」，所以才「毋勞心，毋棄親戚」。為了讓大家明白「毋勞心」、「毋棄親戚」分別都與「莫親於身」有關係，下面略作解釋。

先說「毋勞心」與「莫親於身」的關係。這一層關係很容易了解，勞心傷身，這是古今人常有的看法。王輝（2012：56）引《管子·禁藏》「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以及《韓詩外傳》卷五「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來說明簡文的「勞心」，可見「勞心」對身體的傷害。由此可知，簡文是在告誡人們要「親身」，不要「勞心」而傷身。

再看「毋棄親戚」與「莫親於身」的關係。其中「戚」字，整理者不能肯定，只作為一說而備用。史傑鵬（2015：99～101）比較詳細論證了此字必是「戚」字。其實，《漢語大詞典》「親戚」條已列出「親戚」一詞的幾種寫法，並引王厚之、盧文弨等人說，指出碑刻中「戚」字的寫法比較特別。如拿來跟嶽麓簡的寫法比較，可以立即明白嶽麓簡所寫正是「戚」字無疑。

再從文義看，「親戚」與「身」的關係無疑是很密切的。古人講「貴身」，是站在對親人的負責的角度而講的。因此，古人特重「親」，包括親人、親情，古書中經常可以看到這種觀念。尤其是儒家在講「身」的時候，往往連帶講到「親」，前面例（11）等例已有所表現，下面再舉兩例：

（17）《論語·顏淵》：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18）《荀子·榮辱》：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

總之，《為吏治官及黔首》、《教女》兩篇簡文裡面的「莫親於身」都是強調「身」的重要性的話，並非勸誡語。可見這種整體上以勸誡為主的文體，當中其實包含不少說理的話，說理，是為了給相關的勸誡語提供理論上的支持，反映了作者或當時人普遍看重的觀念。上引朱文和高文很可能是受到了文體性質的影響，認為這種官箴或女誡類的文本裡面會經常出現勸誡語，因此才把幾個「莫」字句當成了勸誡語，從而產生了誤解。

三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裡面不止一處強調要重視「親戚」或「親」。除了上面所討論的簡文外，還有幾處。一處是簡 65-4 的「親戚不附，不欲外

交」。¹¹ 這是強調「內親」重於「外親」，跟下引《荀子·法行》所引「曾子曰」的意思是一致的：

（19）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反〕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以）〔亦〕（反）〔遠〕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

另外幾個「親」字，集中出現在「吏有五則」、「吏有六殆」的一段簡文裡。這一段簡文迄今仍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需要稍加筆墨討論一下。下面先按我們的理解將釋文寫出來：¹²

（20）吏有五則：₄₇₋₃ 一曰不祭（察）所親則韋（違）數至，₄₈₋₃ 二曰不智（知）所使則以權（權）索利，₄₉₋₃ 三曰舉事不當則黔首嚮（僑）指，₅₀₋₃ 四曰喜言隋（惰）行則黔首毋所比，₅₁₋₃ 五曰善非其上則身及於死。₅₂₋₃ 吏有六殆：不審所親，₅₃₋₃ 不祭（察）所使，親人不固，₅₄₋₃ 同某（謀）相去，₅₅₋₃ 起居不指，₅₆₋₃ 繫（徵）餃不齊。₅₈₋₃ 扇衽不審，₅₇₋₃ 畏盜亭障。₂₄₋₃ 【士】吏捕盜，₀₉₋₃ 微泄不數，₁₄₋₃ 要害弗智（知），₁₅₋₃ 盜賊弗得，₁₂₋₃ 亭障不治，₂₁₋₃ 求盜備不具。₁₇₋₃

要準確理解這一段簡文，首先必須弄清「六殆」所指到底是什麼。從大家所給出的釋文來看，似乎還沒有統一的認識。例如：

于洪濤（2011）讀為：吏有，六殆不審，所親不祭（察），所使親人不固，同某（謀）相去，起居不指，扇（漏）表不審，繫（徵）蝕（識）不齊。

湯志彪（2011）讀為：吏有六殆：不審所親，不祭（察）所使，親人不固，同某（謀）相去，起居不指，扇（漏）衽（壺）不審，徵餃（繳）不齊。

臧 磊（2013：38）讀為：吏有六殆：不審所親；不祭所使，親人不固；同某相去；起居不指；扇表不審；繫蝕不齊。

¹¹ 「附」的讀法從史傑鵬（2015：100～101）、白於藍（2017：1366）。

¹² 簡文編聯及釋文參考了史達（2014）、讀書會（2011）、方勇（2011）等人的意見。

許道勝（2013：71）讀為：吏有六殆：不審所親。不祭（察）所使，親人不固。同某（謀）相去。起居不指。扇（漏）衿不審。徽皎（繳）不齊。陳松長主編（2018：53）讀為：吏有六殆：不審所親，不祭（察）所使，親人不固，同某（謀）相去，起居不指，絜（徽）蝕（識）不齊，扇表不審。我們已經在前面給出了自己的釋文，因此，下面我們不準備一一去討論以上三種讀法在釋字、編聯、斷句上面的問題，而把焦點集中在解決「六殆」所指上面。

不難看出，簡文的「六殆」跟「五則」有部分對應關係。很明顯，「六殆」的前兩個「殆」，即「不審所親，不察所使」對應「五則」的前兩個「則」：一曰不察所親則違數至，二曰不知所使則以權索利。

從「六殆」的前兩個「殆」可以看出，簡文很可能是以四字一句來說一個個「殆」的。第三個「殆」是「親人不固」。「固」有「安」義。《國語·魯語上》「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韋昭注：「固，安也。」此句在「五則」中沒有相應的一則，但顯然跟我們前面討論過的「親戚不附」的說法是相應的。由此可見「六殆」與「五則」並不形成一一對應關係，「六殆」所說的「殆」可以跟簡文其他地方的話相對應。這說明整篇《為吏治官及黔首》會為強調某一觀念而採用不同的說法重複說明。

「六殆」的第四個「殆」，即「同謀相去」，在「五則」中無對應項，簡文他處也沒有看到明顯有關係的說法。

「六殆」當中的第五個「殆」，即「起居不指」。陳松長主編（2018：48）：「指：通『稽』，考核。」所說可從，但還可以略作補充。《禮記·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鄭玄注：「起居，猶舉事動作。」如此，這一句話是跟「吏有五則」的「三曰舉事不當則黔首嚮（僑）指」相對應的，因此「起居不指」應該是「舉事不當」的意思。「指」讀為「稽」固然無誤，但不是「考核」的意思。王念孫《廣雅疏證》「稽，當也」下說：¹³

稽者，《玉篇》：「稽，計當也。」《周官·小宰》「聽師田以簡稽」，鄭眾注云：「稽，猶計也，合也。」合，即計當之意。褚少孫《續三王世家》云：「維稽古。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王氏自注「當順古之道也」）下補：王莽《量銘》云：「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

¹³ 參看張靖偉等校點《廣雅疏證》，第44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由於這第五個「殆」跟「五則」的第三則相對應，而且它跟前後簡文也難以合成一個「殆」來理解，這更可以證明簡文所說的「六殆」乃分別以四字一句說出來的。

如此，剩下的第六個「殆」就是「繁（徵）餃不齊」。讀書會（2014）將「繁（徵）餃」讀為「徵繳」，大致可從。賈誼《新書·壹通》：「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這是說對不同地區的徵收要「同」。簡文說的可能是相反的情況，即「不齊」。又，「繳」作「交納」講，是比較晚的時候。因此，也許將「餃」讀為「徵」更好。「徵」有「求」的意思。徵徵，其義殆同「徵求」。《穀梁傳·桓公十五年》：「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

以上所論是確定了「六殆」的起訖點。那麼，例（20）剩下的簡文就應當是「六殆」之外的內容。為了證明這個看法，下面再簡單說說剩下簡文應該如何理解。

簡文「扇衿」的「衿」是方勇（2011）的改釋，從字形上看是正確的。我們認為「扇衿」應當讀為「漏虛」，指「亭障」發生了「漏」和「虛」的事情。白於藍（2017：394）「孟與虛」條：

《周馴》：「越之城旦發墓於干（邗），吳既為孟（虛），其孰衛〈衛〉闔盧？」

可見從「于」之字可以讀為「虛」。《為吏治官及黔首》篇簡文尚有「藏蓋联扇（漏）₁₂₋₁」、「室屋联扇（漏）₂₄₋₂」，可見「扇」讀為「漏」是一致的用法，不必考慮讀為他詞。「亭障漏」可能就是亭障壞了，「亭障虛」古人也常說：¹⁴

（21）〔明〕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所收《答姚惟貞侍御書》：「今關中諸事以公矯矯之風漸就緒，理蔑可慮者，獨亭障空虛，或啟戎心……」

（22）〔清〕張四科《寶閑堂集》卷四《出塞曲》：「亭障苦空虛，雜虜安可盡，撫劍心踟躕，奇功倘能立，衛霍良區區。」

¹⁴ 下引三例皆從「中國基本古籍庫」數據庫檢索而得，並與原圖像核對過。

(23)〔清〕皮錫瑞《師伏堂詩草》卷三《聞俄國和議成有感》：「萬里長城亭障虛，引弓冠帶各安居。」

正因為「漏虛不審，畏盜亭障」，因此簡文下面緊接著說「士吏捕盜」。¹⁵但是因為「徼泄不數」，¹⁶要害弗知，因而「盜賊弗得」，如此，盜賊勢必越來越多，破壞肯定越來越多，因此又進一步造成「亭障不治，求盜備不具¹⁷」的局面，可謂「惡性循環」。

根據以上分析，從「漏虛不審」到「求盜備不具」應該看做一個意義群，內容跟「捕邊盜」有關。如果把它當做「六殆」當中的一「殆」，也只能看做是第六個「殆」。但是如此反推回去，其他五「殆」就很難一一確定而滿足五「殆」的條件。¹⁸如果將這個意義群排除在「六殆」之外，那麼剩下的簡文正好是四個字一句成為一「殆」，非常整齊，而且有的還可以跟「五則」相對應。由此可見，「漏虛不審」之類的話是不應該包含在「六殆」當中的。至於為什麼這些不屬於「六殆」的話要抄寫在「六殆」之後，很可能因為這些話表達的內容也是屬於危殆之事。明白此點，對於了解《為吏治官及黔首》的抄寫者如何合抄箴言是有幫助作用的。

附註：

本文討論的問題是 2018 年年底在審閱蔡樂佳同學一篇課程論文時才加以關注的，謹向樂佳同學表示感謝。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寫定

蒙王挺斌先生提醒，烏日先生對秦漢文字的「戚」字的寫法有補充舉證，參看：烏日《秦漢文字戚鉞相混補證》，<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42>（2016 年 6 月 27 日）。謹向王先生表示感謝。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補記

¹⁵ 當然，也有可能「漏虛不審，畏盜亭障」這兩句話是總領以下數句的。這對我們下面的分析影響不大。

¹⁶ 「不數」的「數」，各家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如馬芳 2013：27、湯志彪 2011、許道勝 2013：101 等），似皆不準確。其實這裡的「數」是「密」義，與「疏」相反，「不數」就是「疏」，指「徼泄」不夠嚴密。

¹⁷ 「求盜備」當指「求盜之備」，說者或有他說，實不必。

¹⁸ 很可能會有人根據押韻的情況，將「不審所親，不察所使」看作一「殆」（真之合韻），再將「親人不固，同謀相去」看作一「殆」（押魚部韻），又將「起居不指，徼餃不齊」看作一「殆」（押脂部韻）。這樣的話，就有了三「殆」。但是，剩下的三「殆」如何劃定，恐怕是不好決定的。而且，剩下的話大概是不押韻的，在體例上跟前面押韻的幾個「殆」也不協調。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押韻來確定哪些句子說的話能算作一「殆」。

參考文獻

- 安德義（2007） 《論語解讀》，北京：中華書局
- 白於藍（2017）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陳松長等（2014） 《嶽麓書院藏秦簡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 陳松長主編（2018）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三）釋文修訂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董 珊（2007） 《讀〈上博六〉雜記（續一）》，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07，2007年7月11日
- 讀書會（2011） 《讀〈嶽麓書院藏秦簡（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416>，2011年2月28日
- 方 勇（2011） 《讀嶽麓秦簡札記（二）》，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48，2011年4月13日
- 高一致（2015） 《初讀北大藏秦簡〈教女〉》，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85，2015年8月13日
- 高一致（2016） 《北大藏秦簡〈教女〉獻疑六則》，《簡帛》第十二輯
- 黃人二（2007=2012） 《戰國郭店竹簡〈語叢一〉「夫生百物人為貴」句釋解——兼論郭簡之年代》，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19，2007年2月1日收入作者《戰國楚簡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改題為「《戰國〈語叢一〉「夫生百物人為貴」句釋解——兼論郭簡之年代」，且有修改和補充）
- 馬 芳（2013）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貳）整理與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指導教師：張再興教授）
- 史 達（2014） 《〈嶽麓書院藏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的編聯修訂——以簡背劃線與反印字跡為依據》，〔德〕史達著、黃海譯，載《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3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史杰鵬（2015） 《嶽麓書院藏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的幾個訓釋問題》，《簡帛》第十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湯志彪（2011） 《嶽麓秦簡拾遺》，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93，2011年6月15日
- 王 輝（2012） 《簡帛為臣居官類文獻整理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師：陳偉武教授）

許道勝（2013） 《嶽麓秦簡〈為吏治官及黔首〉與〈數〉校釋》，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陳偉教授）

于洪濤（2011） 《嶽麓簡〈為吏治官及黔首〉札記二則》，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480，2011年5月24日

臧 磊（2013）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校注》，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張顯成教授）

朱鳳瀚（2014） 《北大藏秦簡〈善女子之方〉初識》，「秦簡牘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湖南大學嶽麓書院，2014年12月5日～7日

朱鳳瀚（2015） 《北大藏秦簡「教女」初識》，《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2010） 《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朱聲琦（1985） 《上古無指代詞「莫」和「無」》，《雲南民族學院學報》第4期